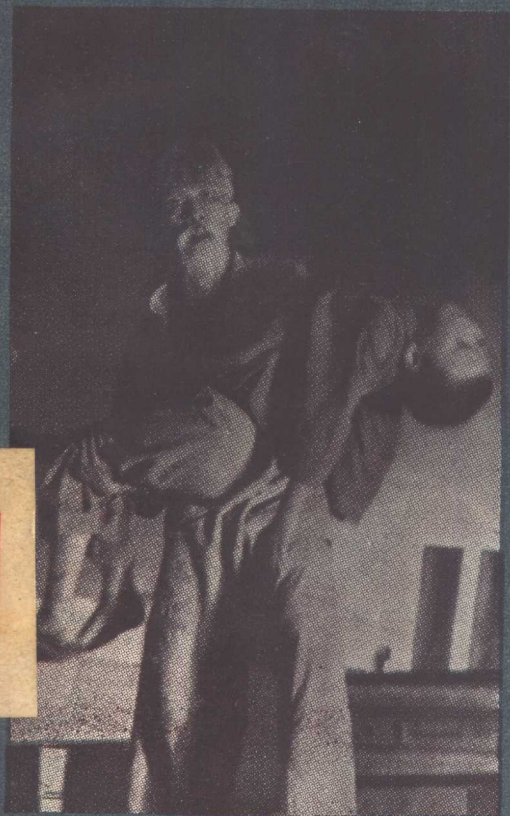


揚子江的暴風雨

田漢編劇



6030

揚子江的暴風雨

田 漢 編 劇

聶 耳 作 曲

茅 沅 音 樂 構 成

藝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揚子江的暴風雨

田漢編劇 聶耳作曲

茅沅音樂構成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大街榮胡同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86) 字數：39 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2 $\frac{1}{2}$ 插頁 3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7500

定價(7) 0.27 元

內容說明

这个歌剧描寫一九三二年上海工人在党的領導下，展開反对帝國主义的鬥爭。“一·二八”事变之後，上海工人的階級覺悟不斷提高，碼頭工人、修路工人、打樁工人、打磚工人們不顧帝國主义者的迫害，联合起來，英勇地把日、美帝國主义屠殺中國人民的軍火扔到揚子江裏去。

全劇人物

周桂生——年老而精悍的碼頭工人。

于子林——碼頭工人。

朱福根——碼頭工人。

刘阿四——碼頭工人。

丙 生——青年碼頭工人。

小 三——碼頭工人。

碼頭監工。

小栓子——周桂生的孫兒。

舜 英——某工廠女工。

美 英——某工廠女工。

阿 紅——某工廠女工。

阿 貞——某工廠女工，阿紅的姐姐。

張思純——大學生。

周永年——大學生。

彭成棟——大學生。

胡倩英——舞女打扮的大学生。

唐阿梅——电影女演员。

鄧白秋——革命青年。

寫标語的青年工人。

阿 二——打磚工人。

老 王——打磚工人。

銀 妹——打磚工人。

小 弟——打磚工人。

老 何——修路工人。

阿 土——工賊。

叛徒。

紳士甲、乙。

紳士太太。

僕人。

包探甲、乙、丙、丁、戊。

日本水兵。

其他修路工人、碼頭工人、打磚工人、打樁工人、学生、市民等。

時 間

一九三二年。

地 點

上海。

前 奏 曲

朗 誦 这是中國人民的頸上
还帶着巨大鎖鍊的時候；
这是揚子江水面
还橫行着帝國主義強盜的時候。
路灯还亮着呢，
曉霧还没有收；
波濤还忍住宅的怒吼，
海風还没颳出勁頭。
勞動人民的血
还在向碼头上流。
但強盜們暫時的瘋狂，
擋不住咆哮前進的揚子江，
暴風雨終於起來了，
革命的浪潮在高漲，

我們將討回于子林、小栓子的血債，
我們將實現工人階級的理想；
我們將走上自由的路，
把強盜們趕入海洋；
讓東方的每一角落
照徹和平、民主、社會主義的光芒。

第一場

黃浦江邊。

晨四時左右。

透過樹影可見浦東廠房，江內遠遠停泊着美、英、日等國的商船、軍艦，近景隔着蘆葦有日本運輸艦。江中小火輪、帆船有的開始移動。

船上、碼頭上燈光未滅。

一個青年工人用粉筆迅速而鎮靜地在左側倉庫牆壁上寫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美帝用鋼鐵幫助日帝屠殺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團結起來趕走侵略者”……等標語。包探甲、乙走過，青年工人急轉到倉庫那邊去。包探用手電照了照，沒有注意到牆上的字。

包探甲（低聲地）明明有個人影，怎麼不見了？

包探乙 赤佬^①真難辦！

他們向碼頭方面走去了。周桂生、于子林和周桂生的孫兒小栓子上。

小栓子 (指左側向周桂生) 公公，昨天就是在那塊他們搶我的報紙，還打我。

周桂生 唔，他們欺侮小孩？

小栓子 他們說我是小共產黨，要抓我，(低聲)不許我賣紅旗報。

周桂生 (想了想)那麼你呢？

小栓子 (靠近周桂生低聲)紅旗報買的人多呀，公公。

周桂生 为啥買格人多呢？

小栓子 为子能替我佢說閒話^①呀。

周桂生 对。格末就讓人家多听听我佢介閒話。

于子林 小時候我在万縣也賣過報和小書，也是老被人家趕來趕去的。自从我爹爹被英國兵船打死了，我就順着揚子江逃到上海來了。如今又看到你們小栓子賣報受欺侮。真不曉得我們的腰哪一天能伸起來！

周桂生 你知道我是在下關碼頭打伤了胳膊的。那時候北伐軍剛來，還唱着“打倒列強，除軍閥”什麼

① 赤佬是鬼東西的意思。

② 閒話即話的意思。閒滬音“埃”。

的，我还当我们翻了身哩。後來我兒子被他們給牢死了，就剩下小栓子。我六十三了，每天还扛百呀八十斤的，為什麼？为了活命，也为了把这孩子拉扯大。老弟，別气短，我們都是吃着揚子江的奶長大的，我就知道揚子江是擋不住的。

于子林 对，桂生哥，我不气短。

小栓子 公公，我領報去。

周桂生 好，你去吧，孩子，可得小心點，貨要賣給識貨的，曉得嗎？

小栓子 唔，曉得了，公公。（他半跑半跳地走了。远远听得他唱第一曲）

啦，啦，啦，
啦，啦，啦，
我是賣報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賣報，
一面走，
一面叫：
“今天的新聞真正好，
七个銅板就買兩份報。”

周桂生 （一直送着他孫子的後影）看着他就高兴，心裏就像

有了指望似的。

于子林 可不是，兒孫是我們的明天嘛。等到他們那一代總該翻身了吧！

周桂生 （搖頭）老弟，不能睡着等明天啦。不能讓他們這一代再過我們這樣的日子啦。

于子林 對，不過像現在這樣，從早到晚牛馬似的搬，就把骨頭架子搬散了，能搬出個明天嗎？

周桂生 （想了一想）你說得對，老弟，這樣牛馬似的搬下去，離明天會更遠。昨天你怎麼沒有上我家去？不是也約了你嗎？

于子林 家裏有事。

周桂生 家裏的事應該放一下，老弟。老朱來了，談得真好，真算給我們擦亮了眼睛。

于子林 談了些什麼？

周桂生 叫我們別做人家的幫兇。

于子林 我們幫了誰了？

周桂生 那還不明白。

于子林 咳，我們要吃飯，有啥辦法？

周桂生 餓死也不能吃這個飯，老弟，你猜我們搬的是啥？

于子林 是軍火！

周桂生 你怎麼知道？

于子林 (指著肩)我心裏沒有數，肩頭上有數嘛。

周桂生 对。你猜对了。以後我們心裏也要有个數目。
老朱告訴我們……

周桂生跟于子林低語着，走向停靠在碼頭的日本運輸艦方面去了。

一羣女工从左側提飯籃上。

远远工廠的回声。

女工們 (边走边唱第二曲)

头回声，
响嗡嗡，
享福的人們
都还在夢中。
二回声，
赶路匆匆，
街头灯影暗，
夜色正朦朧。
三回声，
進廠就開工，
东方魚肚白，
太陽还未紅。

舜英 阿紅，今早怎麼只你一個人上廠，你姐姐呢？

阿紅 姐姐停了生意了，舜英姐你還不知道？拿馬溫說：上次罷工，她有嫌疑！

舜英 咳，阿貞姐性子急，我早知她幹不長的。

阿秀 這怎麼能怪她性子急呢？老板隨便開除工人，我們能不管？

舜英 真冤枉，阿香停生意又不是為我們廠的事。聽說南京跟廠裏要人，說她是（低聲）共產黨。幹嘛為她起那麼大勁兒呢？

阿紅 共產黨是咱們的黨嘛。

美英 （急拉了阿紅一把）得了，小聲點，你也想跟你姐姐一樣？大姆媽的病好了些沒有？好幾天沒有去看她了。

阿紅 一時好，一時坏的，這幾天像煞精神一點了。

美英 那就好了。（對舜英）舜英，哪天我們去看看大姆媽去，她對我們真好。

舜英 好，你來約我吧。

她們在曉霧中與張思純、彭成棟、周永年三位大學生交叉地走過。

大學生們 （哼着第二曲）

同學們 大家起來，

担負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滿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我們是要選擇战，
还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
去拚死在疆場，
我們不願作奴隸，
而青雲直上。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會的棟樑；
我們今天是絃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 巨浪不断地增長。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担負起天下的兴亡。

一位舞女打扮的大学生胡倩英，跟一位披絲絨大衣的女明星型的唐阿梅相携而來，唐阿梅提着小行李，胡倩英拿着一把鮮花，像是來送行的。

唐阿梅 （唱第二曲）

東方吐出了紅的太陽，
牆外傳進來市聲喧嚷；
我匆匆地卸了裝，
懶懶地走出了攝影場；
昨夜的悲歡离合，
今天的飯碗、衣裳……

胡倩英（唱）

為了飢寒交迫，
我們到處哀歌。
嘗尽了人生的苦味，
舞女是到處的飄泊！

唐阿梅
胡倩英（合唱）

誰甘心做敵人的奴隸？
誰願意讓鄉土淪喪？
誰忍見鐵蹄下的婦女，
被鞭撻得遍體鱗傷？

胡倩英（見張思純，驚）你？

張思純 哦，密司胡……

胡倩英（搶着說）不，我叫李淑瓊。

張思純 你也上船嗎？

胡倩英 哦，不，我送行。（她不敢沾惹似的，拉着唐阿梅翩然地走过去了。）

汽笛聲。

周永年 （對張思純）思純，怎麼啦，兩問都碰回來了。

張思純 （低聲）咦，她不明明是小胡嗎？怎麼又姓李啦？

彭成棟 真糊塗！你怎麼又姓張呢？好，我們先走了。
思純，你在這裏等老鄧。

張思純 行。你們去吧。

周永年、彭成棟下。

小栓子唱着走過來。

小栓子 （唱第一曲）

啦，啦，啦，

啦，啦，啦，

我是賣報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賣報，

一面走，

一面叫：

“今天新聞真正好，

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

小栓子 先生，阿要買報？

張思純 好，買一張。（取報給錢。）

小栓子 謝謝儂。（將走。）

張思純 喂，銅鈔^①还把我，銅鈔还把我。

小栓子 为啥还把儂銅鈔呢？

張思純 儂話“今早新聞真正好”！为啥全是坏格消息呢？

小栓子 啥个消息勿好，儂講！

張思純 看哪，王師長被俘。咯！

小栓子 （低声）咦！迭个是交關交關^②好格消息，儂話“勿好”？（跑了。）

張思純 这小鬼！（看報。）

碼頭工人朱福根走过。

朱福根 （發現張思純）先生，早！

張思純 哎呀！早。福根，（低声）我正要找你。

朱福根 （会意，低声）格末，夜裏向到我家裏去。阿好？

張思純 好。（想了想）晚上可能沒有工夫，你跟周桂生講过嗎？

朱福根 老朱搭伊^③講过。

張思純 那就好了，一会兒再找你。

① 銅鈔即錢。

② 交關是很的意思。

③ 搭伊即对他。